



佞幸傳第六十三

班固

漢書九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

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卧

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約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故孝惠時郎

侍中皆冠駿驥負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石司馬

相如傳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

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

曰姓北宮名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

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步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

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

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侯金

賞師古曰純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纒過於常人目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

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教無

所虧損師古曰救整也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

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

後謂衣帶曳上而居革帶之下處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朱史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

音工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

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

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

時聞如通家游戲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技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鑿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

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齟齬師古曰齟齬也齧出其膿血齟音仕客反太子齟齬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嘗為上齟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下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

工鈞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及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

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雇庸私直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

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

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

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

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穉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

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擬比也始時

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趨通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先使媯乘副車從

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媯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

韓媯太后繇此銜媯媯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

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媯遂死媯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延

年坐法府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

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媯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第

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臣外

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

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  
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  
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  
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  
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  
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  
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  
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

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

僻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

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

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

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鬣為城旦及鄭令蘇

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

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

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

音於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囁囁音反纒若

若邪師古曰囁囁重積也若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

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

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于旬反脩救宜

侍帷幄師古曰救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言事

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罷遂歸

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

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

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

此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

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自有以間已師古曰間音工莫反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

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

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欽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  
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及至友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道當也臣願

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  
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

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師古曰賂遺也此言讀與賞同言三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此言讀與賞同

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已

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如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

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  
顯為長信中大夫漢祚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

丞相御史條奏顯師古曰顯及其黨梁陳順皆免官  
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懣音閻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  
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譙曰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鴉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



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  
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

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

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

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其德之酒也顯長前

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鑿居昌陸罷

斲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且止徙家反故

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備其長朕以長言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

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

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系鉅萬師古曰系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

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額思侯夫人音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

侍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

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

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嬖易音弋政反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

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

日易五二 前漢書卷之六十三 大德九年十月

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

私聞長取許嬿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

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

議語署置師古三百謂當朝政故豫言具言其臯過根怒

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

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

處便於前上言不初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

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

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乃帝欲

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

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

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遣

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

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

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謀古侮字

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

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

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

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浦後酺有臯莽復殺

師古曰酺音浦

師古曰酺音浦

師古曰酺音浦

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

音其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近幸於天子近

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

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一歲餘

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哀

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

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

月間賞賜系鉅萬貫其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書寢

偏藉上襲師古曰藉謂身卧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

效不欲動賢迺斷襲而起其因愛至此賢亦性柔

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

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

賢盧師古曰盧謂殿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

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

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天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木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

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綈厚縐也音徒

突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

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十七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鉗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更以下玉為押至足亦縫以黃金

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

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徵道周垣數里門闕

果愚其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

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

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

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寃其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

度嘉音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

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

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

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其憐之上

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竊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

大三四六十一

元統二

前東平王雲負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  
鑿待詔與校秘書郎揚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  
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  
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相  
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胡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  
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  
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  
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  
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  
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

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廢酉死可惜也師古曰見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以季

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

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尔誅不得避兄弟

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

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與勅同將軍遂非不

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令嘉有依得以罔

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

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詵非也易噬嗑封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

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

戎師古曰悉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綬遠臣正庶

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

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与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

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

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

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請發賢棺至獄訖視師古曰謂發其棺也訖驗也音軫葬復風大司

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茲以獲封侯師古

曰翼也父子尊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

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為

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游天子之使受賜不

拜皇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

復以沙書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

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王喚反至

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

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

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宜具欲竊盜也鄉讀曰鄉幾讀曰異縣官斥

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師古

曰言鑿形也皆即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誦自刎去太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

鼻擊殺誦誦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

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

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師古曰商容賢人閔修

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續吏

至黑纓卒官蕭咸外孫云

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

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

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

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

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

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

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其堅牢其外

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

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  
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  
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  
闕下冊賢師古曰  
即就也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  
師古曰菑  
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  
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  
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  
也音于衛反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  
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

丁傅之右矣

師古曰  
右上也

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

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

師古曰傳  
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

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

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

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

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

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

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

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師古曰  
侔等也

是時成帝外家王



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  
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  
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  
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  
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  
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無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  
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柔曼澤也言其質柔而為麗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

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

繇道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如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漢出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

之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

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言女微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

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賤自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

右退居北宮上表星右傅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

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以官

殆為此也

師古曰知近也

### 倭幸傳第六十三

###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唐虞

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

居于北邊

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驢羸馱駟騊駼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

騊駼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駟騊馬類也生北海騊奚駟驢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駟音提駟音挑駟音塗驢音顛

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

師古曰言其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兔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

肉食

師古曰言無米粟唯

食士乃能營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

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入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利則進

不利則退不著道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真道衰

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邑

于豳師古曰豳今之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

父師古曰亶公劉至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幽人

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

二本反昆緹吠聲相近耳亦自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

融曰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杜杜是為大戎許氏說文解

字曰赤狄本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師古曰此洛即溱沮水也本居

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溱沮水也本

入于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

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

篇是也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曰戒玁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其

也棘急也言征伐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至懿王曾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是時四夷賓服

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

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

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華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酈鎬而東徙

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酈師古曰酈古岐字始

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魯

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詹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齊齊相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

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

于鄭之汜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

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

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

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

南陸渾山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川是其地

子帶之亂

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迺興師

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音維邑當是時秦晉為

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音西園洛之間音園

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見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

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

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

獮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東即縣諸道及緄道是也獮音栢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

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蘇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北

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

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友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

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

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

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關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龍表破東胡東

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

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

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

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棊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戎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

適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

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

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比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

氏盛師古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

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

有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号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發冒

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盜其善馬騎亡

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邵曰鏑箭也師古

曰鏑音嬌習勒其射師古曰勒其所部勒音射也曰鳴鏑所射

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為鏑所射徑斬之

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

立斬之居頃之後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

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

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

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

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寶馬也勿予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

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以伺動古曰境上

候望之虞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

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有之冒

音呼交交

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朔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之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隄

尚矣師古曰尚父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

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

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身距之掌師古曰音文庚反匈奴謂

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

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公師古曰台音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者王自

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

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



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二姓其貴

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接

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

移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

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句奴秋社八月中皆

言祭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槌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轥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照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

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

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善為誘兵

以包敵師古曰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

四十九字

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  
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  
昆反窳音主反犁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  
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

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  
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  
音于具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  
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

兵多步兵二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  
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駢馬

師古曰駝青馬也驪深黑駢  
赤馬也駝音尤駢音先營反高帝迺使使問厚遺闕氏師古曰  
求問隙

而私闕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  
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

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闕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

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響言滿引  
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

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

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

于闐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

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凌驕師古曰凌漸也迺為書使使

遺書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

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王不樂無以自

虞師古曰虞負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

及樊噲李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

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間李布布曰噲可斬

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

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

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勢弩師古曰勢張也音工豆反今

歌唵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唵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也

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且夷狄辟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

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

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

師古曰圖謀也

老氣衰髮齒墮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

汗

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

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

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

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

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

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車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

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其鵞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鵞與鵞同

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丞相

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劾問皇帝無恙

前時白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息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

結驩

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請告單于也聽

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漢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

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虞淺奉書請師古曰

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

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言至

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

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其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虞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昔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甚厚昔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甚厚昔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甚厚昔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曰虜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駟也駟八匹皇

前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

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使使無

負約有信劭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

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

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縞為裏也給音工治反比踈一師古曰班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此音頻寐反踈

字或作赤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

東胡好服入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亦繡十匹錦二十匹赤

綈綠繒各四十四師古曰繒者帛之摠稱使中大夫意謁

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

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官者燕

入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強

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

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

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

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

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代用反字本

作連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

牧師古曰論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長大倨鰲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鰲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

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

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

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

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

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

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

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

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之習騎射

寬則之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父師古曰徑直也簡率

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

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

父兄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竟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耕桑

以求衣食

師古曰力謂竭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

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

嗟土室之人顧無

喋喋佔佔固何當

師古曰嗟者歎也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

佔佔耳雖自謂者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肩占反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縑絮米麥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

何以

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

師古曰苦猶躪也蹂踐也迺改也蹂音人九反

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

俱由此道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蓐金帛綿絮它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

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捨棄也

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

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

喙息頓動之類

師古曰跛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頓動貌跛音岐喙音許攝反頓音充

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

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單于

毋言章尼等

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

師古曰凡六食言者然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

師古曰言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

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

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

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後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逢災火

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

師古曰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

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匈奴又傳六十四

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

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

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出行意

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城樓上虜欲以子戟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

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

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

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讀曰

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

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

四十五二前匈奴傳之二十四

下子孟

刺之懼迺白下以謀告

反

師古曰尉史在城樓上虜欲以子戟

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師古曰者讀曰

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師古曰尉史在城樓上虜欲以子戟

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  
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  
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三歸師古曰  
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  
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  
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安  
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迺去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

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

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

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漢封於單為

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略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  
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  
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  
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  
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

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

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

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

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

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

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

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

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

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

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

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

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

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

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

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

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

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

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

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

在秦良化負志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翁

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師古曰以之發十萬騎私自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

粟秣馬也及私將馬從者皆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令大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

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

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

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輔斬之北至雲具顏山趙信城而還

子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雲具音徒于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彘王

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貞單于復得其眾右

谷彘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

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今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

也死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

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

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才性反漢使

四七六 前代女傳卷之四十一 二十二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六十九

啟使於單于單于聞啟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  
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  
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  
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  
巡符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  
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大僕公孫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  
餘反武紀苴字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作阻其音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今居千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佩既至匈奴匈奴

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

見單于而口三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

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

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關匈奴凶



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

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

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

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蕪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

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

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

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

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言曰

子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

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置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也音置且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

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

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師古曰

曰調古詭字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

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匈奴誠實也  
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  
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  
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  
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鄯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  
拔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  
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  
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班其國  
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  
其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來兵曰我欲殺  
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

日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浚稽音維在武威地浞野侯既

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

侯浞野侯行捕虜人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

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

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

季父烏維單于弟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鈞是

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

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助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

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

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覆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

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

師古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曰且子余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

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

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身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白雖百世可也

是歲大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言

胡浪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

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

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杅

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

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

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

而單

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關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

師古曰揮音經

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

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

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

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

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

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

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邳居水

師古曰邸邳至也

音丁禮反邸音之曰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

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

嗟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

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其眾至

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

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

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

重合侯迺遣閭陵侯將兵別圍車師

師古曰閭讀與開同

盡得

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

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

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平漢將築此城將立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

匈奴奔走莫敢距

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

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

稱意適與獄會郵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

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郵居水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郵居之水一

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浹睦都尉

輝渠侯謀

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睦音息

二九

隨反輝音輝漢多者字當為男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

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其眾夜斬漢軍前深數尺

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

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

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

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

妻

師古曰闔讀與開同

歲給遺我蘆酒萬石糴米五千斛

師古曰蘆以蘆葉為酒味尤甜糴米糴粟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

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

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

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

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

害其寵會母闕氏病

師古曰單于之母也

律飭胡巫

師古曰飭與教同言

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

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

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木稷匈奴中亦種黍稷

單于恐為貳師立祠

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

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孕重情殯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

困也苦之心賦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

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

國人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鄉謂悉皆附之

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

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

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左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顯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擄單于令

師古曰擄與其字從子籍託也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

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

欲和親

師古曰風謂曰諷謂不正言也

左閼氏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

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

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

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

龍城

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

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



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柰我河即穿井數百代村

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

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

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

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

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

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

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

橋作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

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

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調然

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規邊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異可復得其地時

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繼賢

四  
三  
二  
一  
大德九年刊

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日勒屋

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

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

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

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

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

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政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

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

相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

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擊之之邀音工堯反以問

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

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

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

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

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

相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邊匈奴不及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

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

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  
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  
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  
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師上曰伉  
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  
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  
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  
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

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

毘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  
字毘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烏貳師古曰烏貳  
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  
候山出

名也於此山  
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

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

三十四年九月

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  
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  
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  
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丹  
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  
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  
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  
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  
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

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

讀與往同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

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

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

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

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

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

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丁令音零烏桓入其

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  
羊其衆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

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  
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

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盡衍鞬單于立十七年

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

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

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

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

師古曰外城也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

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

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

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浴衆等四人師古曰浴衆者軍監之名

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

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

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

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

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

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

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眾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

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

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

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

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

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

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

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

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

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

黠顯渠闕氏顯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

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

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

曰郝音呼各反 顯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

賢王層者皇堂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

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 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

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又漢獻見師古

曰酉音材由反 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

未央等而任用顯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

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

于子稽侯緡既不得立師古曰緡音先交反又所茲反 亡歸妻父烏禪

幕師古曰禪音蟬 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

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 日逐王

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

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

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

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

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鞮王死

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鞮王留庭奧鞮貴人共立

故奧鞮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

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  
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  
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曰反音子未  
戰握衍朐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  
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師古曰言汝汝所居處自死握衍朐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

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鞬單于立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

山一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班固

漢書九十四下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  
 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  
 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  
 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  
 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瞿樓頭為  
 右谷蠡王師古曰瞿音莫博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  
 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揮音纏

與音郁韃  
音居言反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

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丘例  
及唯音七葵反

共讒

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

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

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

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

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

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

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

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

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

留闐敦地

師古曰闐音踴  
敦音頓又音對

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

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

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

里未至呼姑地

師古曰呼  
音乃穀反

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

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

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

累烏厲温敦

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  
敦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

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  
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  
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  
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  
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  
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  
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  
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  
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言王為呼韓邪計勸令

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

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

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

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

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

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不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

是而安何以復長自蠻左伊秩訾言曰不然強弱有

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

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

也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

餘反復音 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

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

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

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

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璽古侯字侯草名也玉具

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切佩刀弓一張

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

也榮戟十師古曰榮戟有衣之戟也榮音啓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勒馬絡

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龍師古曰一稱為一龍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道長平涇水上坂也

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

九十五百三十一前漢傳匈奴平四十一九十九年刊

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

於此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自守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

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

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

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

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

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

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

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

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

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

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

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

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治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古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九十五百三十一前漢傳匈奴平四十一九十九年刊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

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

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

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

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呼

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其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責之也簿音步

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

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此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

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

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

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次毋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

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孫盡如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以老上單于所

今突厥地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已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飯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

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  
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  
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  
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著國家傷威重師古曰不可得  
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  
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以贖  
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  
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

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

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與匈奴憂矣即使使

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蒙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

曰中寒傷於寒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康居與纒同其後都

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

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

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

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

前漢匈奴傳第六十四

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

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

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敷

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

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

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胃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乃矢來出為寇是其

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師古曰斥開也摩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

南徑深山谷往來甚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

後過之未嘗不哭也知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

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

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

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



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

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

音異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

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

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

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嫚易

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慢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反往者從軍多沒

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若欲二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

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

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豁

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惰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徭十年之外百歲之

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粹如罷戍卒省候

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

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

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論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

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以為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  
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  
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

意

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臣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些言為呼韓邪

畫計歸漢音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些言自伐其功

常鞅鞅

師古曰伐謂矜其功也

呼韓邪疑之左伊秩些言懼誅將

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

佩其王印綬

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音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些言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今匈奴

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

不復顧留

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在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些言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

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

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待於漢不能還匈奴

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

號寧胡闕氏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

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

邪嬖左伊秩些言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闕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

為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皆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

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

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闕氏

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

戰鬪

師古曰創初亮反艾讀曰艾

且莫車

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

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

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索若鞮

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索音力追反

復株索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慮

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

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索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

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小女為當于居次

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

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

為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

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富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通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

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後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

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

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

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

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

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

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糜正月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

都韓王响留斯侯入侍師古曰响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賢

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

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

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

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

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

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

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闕氏即上所

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

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早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

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

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

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

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

單于而求之

單于而求之

單于而求之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

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其報復亦報

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

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

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

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

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

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師古曰謂諸小主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自仰音牛向反

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

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

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揮音纏稽音立雞

翁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師古曰將音零

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師古曰泠音零將五千騎

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卑

漢書卷九十九下

援寔恐遣子趨還為質匈奴師古曰單于受以狀聞

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

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

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

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憊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

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

喪大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帑

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故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

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一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

也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

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

之臣甚眾師古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卒其所以脫者世

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又高皇后嘗忿

匈奴羣臣庭議樊噲曾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

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

曰以權道為言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

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

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

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亮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

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木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

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之口王

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

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

不又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

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命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象音誼穠也至本始之初匈奴

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

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

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曰伏音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師古曰强何者外國

天性忿鷙師古曰鷙狠形容魁健師古曰負力怙氣師

曰負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其疆難誦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

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鼎探姑繒之鉞師古曰也繒謂西南夷藉

蕩姐之場劉德曰是處屬也師古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師古曰艾讀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

曰離歷也三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郡縣而置之雲

徹帟卷後無餘蓄師古曰蓄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其師古曰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

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單于因緣往歸怨於

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

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

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

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也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

無頭有尾高天者二三丈埋者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

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

寤焉勞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

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

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益壯願從五百人

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涉反舍之上林苑蒲陶

宮師古曰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知

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

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

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

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

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

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開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

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

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

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迺風單于師古曰風令遣王

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太后所以賞賜

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去胡來王唐

堯師古曰為其夫胡而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

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

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曰副

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

師古曰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

今遣之師古曰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

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

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

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

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

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合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

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

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極為

此制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

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

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爾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

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

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風宜上書

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

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

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

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

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

匈奴師古曰匈奴又下力

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統匈奴使怒收  
 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  
 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  
 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  
 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  
 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  
 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  
 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  
 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颯音五  
 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

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

一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師古曰絃者之紐中音弗

詔令上故印絃單于拜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

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

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絃當以時上單

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

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將率受著

新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

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

德九年

響幾音 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

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 讀曰豫饒燕士

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 勇也音切於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

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國不言章

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國加新

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

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

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

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主咸所居地見烏

桓民多以聞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 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

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 也音居力反

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

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

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

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

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

渠蒲呼盧暹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

為名師古曰湯言云護送 烏桓人眾懼求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

聞明年西域軍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

欽誅斬之置離兄孤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毆畜

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孤

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

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

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倏任商等見西域頗替

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

共殺戊巳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貂遣人與匈奴南犁汗主

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

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

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

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相都將軍留居

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

南將軍右伊秩訾言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

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

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

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

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

摩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摩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摩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摩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  
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  
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二年也是後單  
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  
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  
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  
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  
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齊

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

曰逐之遣入丁今地今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  
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  
戎狄之侵辟猶民蝨蝨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民蝨古蝨字也蝨音音螫音音式

亦反歐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四下  
二四  
天



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割音初向反艾讀曰艾次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

曰表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

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

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

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

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

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糈十

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

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

三難也胡地秋久其寒春夏其甚風多齎糈師古曰糈音富薪炭

重不可勝師古曰糈古釜字也糈音富食糈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

以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

口重直用又其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

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

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六用

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德九年仲春

者令臣尤等深入雲廷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注明率

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

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

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震

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

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其眾師古曰毆捕得

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

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

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言人民熾盛牛馬

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師古曰撓攬邊民死

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

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

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

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

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

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烏

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

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老且闕氏子盧渾為右

賢王師古曰渾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

西... 卷... 師古曰渾... 烏珠留單于... 師古曰累... 音力追反... 烏...

其號不貴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  
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  
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  
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  
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兇猛制虜塞下師古曰武猛  
縣名制虜塞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歎者王昭君  
兄子也師古曰歎音舅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歎歎弟騎都尉  
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  
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乃護賊之音妻子以下二十

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尉唯始夕王富等四十人

送歎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

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弃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

容於朋友故燒殺弃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禹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負莽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

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

曰烏桓去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辟如中國

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

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歎與五威將王咸

率伏讀下業等六人使送右尉唯始夕下因奉歸

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

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

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

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遣單于金珍因諭說改

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

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負莽金

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歛又以陳良等購金

付云當今自差與之師古曰其其十二月還入塞莽大

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黠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

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

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

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

立負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

醯攢王師古曰醯攢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

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

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

為須十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

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

侯莽以其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

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

立之者此計意不止

卷之六十三

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  
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  
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  
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宣皇  
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  
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  
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又柱也音丈疎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  
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蠻蠻自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原諸國也

詩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賦官之時美禧公典師與齊桓討難雁當也

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襄王為令尹城郢沉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

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

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

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

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

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誦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

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

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

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

木其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

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

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

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古師

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古師

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

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

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

親之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啣哺古師

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

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

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

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

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龍襲孝文

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龍襲重也重疊為其事夫邊

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

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遂行

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

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日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

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

之況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且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

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

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二世無犬吠之警菑庶亡于

戈之役師古曰菑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

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

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

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通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

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

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

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滿於是矣夫規事

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

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

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元

州列五服

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

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

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著遠近異制

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

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于鍾離公羊傳曰

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

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

師古曰辟讀曰僻

逐草

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雍

天地

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

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  
其國來則慰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其  
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終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終

